

恐懼與無畏

南方大學印

目 錄

- 一、「不粘土」和「大眼睛」
- 二、「這裏不是羣衆會」
- 三、第一次行軍
- 四、上火線
- 五、你怕死，就槍斃你
- 六、不是要死，而是要活
- 七、什麼都不怕了
- 八、用智慧戰勝敵人
- 九、把道路堅守住
- 十、第一次伏擊
- 十一、誰的錢誤
- 十二、情況完全變化了

十三、在敵人砲火下

十四、用火力量護戰士

十五、被包圍了

十六、八十七個人

十七、誤了時間以後

十八、又陷入重圍了

十九、「堅決衝過去」

二十、勝利到達目的地

一 「不黏土」和「大眼睛」

同志！你願意聽一個蘇聯紅軍模範指揮員巴武爾章的故事嗎？他在一九四一年，德國鬼子瘋狂進攻莫斯科的時候，在剛剛成立的潘菲洛夫師裏，上尉營長，帶着一個新兵營，他和他的戰士們都沒有什麼戰鬥經驗，但由於他虛心學習，艱苦認真，用腦子，想辦法，耐心細心的把自己的部隊，在短短的三個月中，訓練成一支拖不爛打不垮的鋼鐵隊伍，在保衛莫斯科大戰中，始終英勇的在第一線作戰，用許多巧妙的辦法，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後來，友軍的防線被突破了，他那個營就切斷在敵人後方，於是他又機動靈活的打起游擊戰來，雖遭到敵人好幾次包圍，但在他的指揮下，不僅頑強的打敗了敵人，而且還收容了許多兄弟部隊的人員和武器，自己的傷病員也全部搶救出來，勝利的突出重圍，回到自己的部隊。

巴武爾章的故事，活生生的告訴了我們許多非常寶貴的練兵、帶兵的方法，以及在最緊急的情況下，怎樣指揮部隊，怎樣判斷敵情，怎樣鼓勵士氣，怎樣使用火力和構築工事等高明戰術技術與戰時政治工作。由於他有了這樣的指揮天才，所以就成為模範指揮員，為人民立了大功，到第二年，他就被提升當中校團長了！

巴武爾章是一個非常聰明能幹，英勇頑強的人，他生長在蘇聯的少數民族——卡查赫族，家住在西伯利亞草原上，小時候放過羊，也唸過書，成人以後就進紅軍的幹部學校學習，他有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顯得非常有精神，所以同志們就叫他做「大眼睛」，又由於他有本領、辦法多，所以又替他起一個外號，叫「不黏土」，意思是說他好像一匹跑得最快的千里馬一樣，連自己踢起的塵土，也黏不到自己的身上。

巴武爾章也是一個非常熱情誠懇，嚴格果斷的人，他要護蘇聯，也要護卡查赫民族，他關心他的上級和下級，也關心他自己，他很坦白爽直，錯了就嚴格批評，並決心糾正；對了就誇揚，團結鼓勵大家一同進步，他很注意以身作則，親自動手，特別到戰鬥最緊張的時候，他都是親臨前線，用一切辦法掌握部隊，打敗敵人！

現在讓我們來講講巴武爾章練兵、戰鬥的故事吧！

一一 「這裏不是羣衆會！」

戰鬥打響了將近一月，巴武爾章還在卡查赫軍事委員會裏當上尉指導員，做後方工作。他每次聽到前方的勝利消息，就心跳。心跳呀跳的，就在後方蹲不住了。

有一天，巴武爾章的運氣忽然來到了。潘菲洛夫師長親自找到他，告訴他要在當地成立一個新師團，派他到這個師團裏當營長。

巴武爾章真是高興呀！

過了一些日子，新的師團就成立起來了。巴武爾章騎着一匹很漂亮的高頭大馬，就到自己營裏去任職。

這匹馬，有個名字，叫「雷桑克」，很聽使喚。是潘菲洛夫師長送他的。

潘菲洛夫師長，不但送他一匹好馬，還在他任職前，教導他許多道理。有一次，潘菲洛夫和巴武爾章閒談起來。潘菲洛夫說：「你指揮一營人，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呵！」他說：「不要緊，就是犧牲了，我也是要完成任務的！」潘菲洛夫問：「是和全營犧牲在一起嗎？」他答：「是的，和全營人犧牲在一起。」潘菲洛夫聽了他的話，忽然笑了，接着向他解釋道：「謝謝這樣的指揮官！不過，巴武爾章同志，這樣是不成的。戰士們打仗，不是爲了想死，而是爲了要活。你營裏有七百人，你却說：

「我和全營一塊犧牲」，這叫我能放心呢？」他聽了，不作聲，潘菲洛夫又繼續問他道：「巴武爾章同志，你帶他們去打仗，能不叫他們死，而叫他們活着嗎？」他完全明白了師長的意思，答道：「將軍同志，我能。」師長一下子歡喜起來，誇讚道：「這個話才是軍人說的。」「可是，怎樣才能做到這樣呢？」師長加重語氣的向他說道：「第一，要用腦子；還要有一個最厲害的東西，最厲害的：……這就是紀律！」

這些寶貴的教導，巴武爾章都牢牢的記在心上，時常細細咀嚼。

他騎着馬來到自己營的駐地。首先會見了營的參謀長——拉希莫夫。這位參謀長，也是卡查赫人，昨天還是農業技師，穿着便衣，動作倒很靈活，只是剛剛當兵，既不會立正，又不會報告。他們兩個，到各班裏去看了一下，只見到處都是人，有的亂竄，有的踴躍，有的在唱歌，都穿着便衣。

巴武爾章立即命令全營集合。

大家都不會站隊，站了半天才算站好了。

參謀長拉希莫夫馬馬虎虎的使隊伍看齊後，發出了「立正」的口令，却不會向新來的營長報告，只是兩支眼睛注視着巴武爾章。

巴武爾章走到隊伍面前，先作了自我介紹，就宣佈道：「我奉命擔任了本營營長。」

他又繼續講起話來：「祖國把你們派到軍隊中來，你們現在還穿着便衣，你們昨天還各有各的職業，你們中間也有集體農民，也有經理，從今天起，你們都成了工農紅軍的戰士和下級長官，我就是你們的指揮官。我下命令，你們就要服從，我說出的意見，你們就要執行。」

他想了下，故意更加嚴厲的說道：「昨天，你們還未入伍，那時你們還可以同你們的上級爭辯，還有權議論上級所說的話是否正確，所辦的事是否合法。但是，從今天起，你們就沒有這些權利了；從今天起，對於你們，只有一個法律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我們的祖國，信任我，叫我負責任，叫我

下命令，叫你們執行我的命令。同時，也就要知道，軍規是森嚴的，只有這樣，才能成爲軍隊，才能打敗敵人，才能取得勝利。」

在講到軍人的忠實時，他說：「對祖國，對自己的政府盡忠，對自己的長官盡忠，就是軍人的高尚人格。」

在講到軍人的天職時，他說：「那怕是你有多大的知識和本領，那怕你的手腕如何高明，假若你不懂得軍人的天職，那我就會對你不客氣！」

在講到軍人的榮譽時，他引用了兩句成語，其中一句是「光榮重於生命。」

他的講話結束了。

這時，忽然隊伍中有一個人大膽的說起話來，他問道：「營長同志，我說一句話可以不可以？」

說着，就從隊伍裏向前走了半步。這是一個穿着黑汗衫的戰士。

巴武爾章厲聲說道：「不許可，這裏不是羣衆大會。」隨即命令各連長將隊伍分別帶開了。

這就是巴武爾章同自己的一營人第一次會面的情形。

當他向給他收拾好的住房走去時，遇見一個叫作巴托夫的戰士，這個戰士沒有經過連長的許可，就來建議守衛的事情。巴武爾章沒等他的建議說完，就向他發出口令：「向後轉！」巴托夫的臉一紅，只好按着口令走了。

但，巴武爾章却暗自想道：「這樣熱心和爽直，真是個好樣的。」於是馬上命令參謀長委派巴托夫擔任班長。

忽然，又有一個管理車輛的軍佐扯住了他的衣角，這人的名字叫木林，是來要求下班充當戰鬥兵的。已經答應了他的請求，但他還是一個勁的囁嚅不休，於是他又大聲說：「不准說話！走吧！」

木林走了。

這天夜裏，他想起了許多事情。

他想：怎樣在這極短的時期內，將這七個個忠實於祖國，却未受過軍紀訓練的人，變成爲戰鬥的力量，能够有力的打擊敵人，而使敵人害怕呢？

他回憶起：當自己初次當兵的時候，頭幾個月裏，簡直是困難極了。那時覺得跑步走到長官跟前，立正站着，是很難爲情的事；有時長官命令「不准說話！向後轉！」就覺得更是失身份的事情。遇到這樣的場合，總是臉上發燒，思想上波動得很厲害，不肯服從。但是，經過了一些鍛鍊，終於習慣下來。這時，才明白：軍人，必須完全服從指揮官的意志。軍隊就是以此爲基礎的。不然，就是熱心愛國的人，也不會打勝仗，不然，各團和各營都會成爲烏合之衆。如果自己已不堅決，如果不實行嚴厲的軍紀，那就會葬送這一營人，就會葬送潘菲洛夫託付的這七百人……

三 第一次行軍

巴武爾章就聯一個多星期了。部隊已經領下了軍裝，大家都武裝起來，也操過了步槍，挖過戰壕，學過了躍進、爬進等動作。

這天晚上，他們接到師部命令：練習行軍，要第一天走出五十公里宿營，第二天再返回原防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全營就集合起來了。每個人都是全付武裝。第一次揹着這樣多的東西行軍，確是不容易的事。

巴武爾章看到，有些人的裝着非常馬虎，有的不把大衣捲弄緊，有的背帶帶很長，有的還把手榴彈帶掛在肚子上。

他想：這樣是不成的。

他把裝着很好的巴托夫（就是被巴武爾章命令着「向後轉」，而後又委派爲班長的那個士兵）叫

出來，作爲示範，向大家說道：「同志們，請看這位班長同志的行軍裝備，弄得真不錯，皮帶弄得緊緊，東西摺得也很適合，這才像個兵士的樣子，行起軍來，他也會比別人爽快。這點，我已經向你們說過不止一次。也許是我的話不動人，總是有人不願這樣做。這次我不再多說了，讓你們的大衣襖、背包和鐵鍬，去向你們說明。它的話，你們定會記得住。」

接着，他又叫出幾個裝着馬虎的戰士來，問他們：「準備好了行軍嗎？」他們答道：「營長同志，準備好了。」就叫他們和巴托夫站在一起。

他一共選出了十來個人，每人的東西都向下壓得很厲害。讓他們站在隊伍的排頭。

於是，就發出了「開步走」的命令。開始了行軍。

他和被叫出來的戰士並排走，一面走，一面斜望着他們。開頭的十來分鐘，他們走得還輕快，再走一會，就不得勁了。

其中有個戰士叫卡爾庫沙，他的手榴彈總是碰大腿，走一步，碰一下，他想用手去移動一下，巴武爾章命令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另一個戰士，大衣襖的硬角磨疼了脖子，想用手去推一下，他又命令道：「不准動！」

第三個戰士，鐵鍬打着了屁股，他也命令不准動。

又走了一會，卡爾庫沙歪着身子，脚步放慢了。他命令道：「卡爾庫沙，走快！不要落後在巴托夫後邊！」

就這樣走了六公里。部隊暫時停下來。

他先叫戰士們都看看巴托夫，然後把卡爾庫沙叫出來。大家一看他那狼狽樣子，都笑了。

他向卡爾庫沙問道：「你報告一下吧，你準備好了行軍嗎？」

卡爾庫沙皺着眉頭，不作聲。

他又問道：「手榴彈袋同你說話了嗎？」

答：「說過了！」

問：「說的什麼？你向大家報告報告。」

答：「還有什麼可說，摸摸我的腿就知道了！！」說着就狠狠的罵了一頓。大家都笑了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他又把所有吃過虧的戰士都叫出來問了一遍，然後向大家說：

「同志們，我說話你們不聽，看看究竟是誰吃苦呢？現在休息一下，每個人再整理一下裝着。如果誰還不明白，我就叫他當面來同自己的東西說說話。」

休息之後，大家的裝着就都很整齊了。

隊伍又繼續前進。

他騎在「雷桑克」的背上，停在一旁，讓隊伍走過去，又攏馬趕到頭裏，再停下來，讓隊伍走過去。又！！。

在夏季的太陽下長行軍，確很困難。他看到各連都拉起空當來，有的竟掉隊了，就向各連長指出這個毛病。但是，不見效，連長也疲勞了，隊伍仍然越拉越長。他想了個辦法，就攏馬趕到最前邊去。

「向後轉，叫機關槍連長上來！」

過了一會，機關槍連長氣喘呼呼的跑上來了。

「報告營長同志，我送命來到了！」

「爲什麼你的隊伍越拉越長了呢？我說一遍，說兩遍，你們總是不聽，假若不把隊伍整頓好，我總要你跑到隊伍前邊來。完了，去吧！」

要知道，從後邊趕到一營隊伍的前邊來，是件不容易的事，這幾乎要跑一公里。

然後，又按照同樣辦法，把各個連長都叫到前邊來，說了一遍。第二連連長在第一次跑到前邊之後，還未把隊伍整頓好，他又第二次把他叫到前邊來，又說了他一遍。

這個辦法立刻就見效了，他把馬停在一旁，看到全營走得很整齊，很緊湊。直至到達目的地，沒有一個掉隊的。

五十里路的行軍，每個人都很疲勞。本來，宿營之後，就可讓伙房做飯給大家吃了，但是他這樣做。

他命令：將糧食、肉、油、鹽按規定的數量，分發給各個戰士，自己做飯吃。

於是，戰士們就嚼着嘴，只好自己煮飯。有的把飯煮焦了，有的把湯煮沸了，有的就乾脆不煮，餓着肚子倒下說睡覺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仍是這個辦法。

臨往回走的時候，他向全營講話：

「同志們！第一，你們一定不滿意：爲什麼要走這樣又遠又難的路呢？是的，這是故意幹的。要知道，打仗，就要走路，這次只不過是小意思，大苦頭還在後邊哩！大家要記住：學時吃過苦，戰時就不難。」

第二，你們一定不滿意：爲什麼不叫伙房做飯，偏叫大家又累又餓的自己做飯呢？是的，這也是故意幹的。要知道，打起仗來，伙房總會跟得上嗎？有時是會跟不上的，有時是會挨餓的！

「同志們，戰爭就是這樣，保衛祖國的士兵生活就是這樣。這些苦吃不消，還算什麼士兵，什麼軍人呢？……」

營長了解了戰士，戰士們也都了解了營長。

隊伍又開始了行軍。往回走。

他又命令，離開公路，從荒地裏走。遇溝過溝，遇着沙灘就走沙灘。

當天，一絲風也沒有，太陽拚命的晒着。每個人都是氣喘汗流，低一腳高一腳的走着。休息時，不是在樹林裏，而是在太陽地上。

終於，勝利的回到了原駐地。

潘菲洛夫師長騎馬來迎他們，在馬上微笑的向大家說：

「走得很整齊！同志們，感謝你們盡職務！」

全營人一致高呼作答：「爲蘇聯盡職務！」

巴武爾章看看隊伍，每個人的臉都晒黑了，軍帽也被汗水浸透。但一個個的精神，却是這樣飽滿，這樣奮發。經過這次行軍，就己不再是一星期前，穿着便衣在這裏站隊的那種情形了。

他心裏暗自想道：假若有人問我，「你爲什麼這樣厭煩呢？」那麼，我就可以自豪的這樣回答他：「爲蘇聯盡職務！」

四 上火線

過了三個月，爲每個紅軍兵士所期待着的事情，終於來到了。

十月六日早晨，巴武爾章奉到命令：緊急集合本營隊伍，開往最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去。

那裏有一列貨車箱和敞車，在等候他們。他們上了火車，當夜就開走了。

火車開的又急又快，在各站只少停一會，就又向前疾駛。不久，大家就知道了，是開往莫斯科

的。

這使大家又驚又喜。心中想着：可到幹事情的時候了，要打仗了。於是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說笑，

從未想到恐懼。

第二天——十月七日，他們下了車，開到一個森林裏去。這裏在莫斯科以西，相距一百二十里。巴武爾章奉命到車站去見團長。在那裏他看到了許多新運來的大砲。但是，當時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，他還不知道。

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：

在前方的遠處，在維茲瑪以西，德寇突破了掩護莫斯科的防線。希特勒在四天前，就在無線電廣播裏吹牛：「紅軍已被消滅，往莫斯科去的道路已經打開了。」此時，在莫斯科以西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，却又緊緊的築成了這一道新防線。爲了這，各地的共產黨員，來不及脫下便衣，就急急忙忙編成隊伍，開往前線來了。他們的軍裝和武器，是到路上才領到的。

潘菲洛夫師團，就是奉命來此接收並修築這裏的某一段工事區的防禦工事。

在團部裏，巴武爾章領到了自己的任務，晚上，他就帶着隊伍，開往自己的防區——蘆沙河。他的這段陣地，沿着河岸共有七公里長。按照規矩來說，一團人也防守不過來，但他並不驚慌，他想，打起仗來，這裏定會有五營人或十營人防守的。

於是，他就按照這種計算，籌劃着怎樣建築工事。

五 你怕死，就槍斃你。

巴武爾章帶着隊伍開赴前線的第二天，那時還沒有作戰，但隊伍裏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：

中午，修築工事的戰士們正在吃飯，巴武爾章沿着機槍連挖的戰壕走去，忽然聽到土堆後面有人在談論德國人，話中充滿了恐懼的情緒。從談話中，巴武爾章聽出了是他的戰士們在和從前線逃出來的人的談話，或是請他們吃飯。他便馬上想到：是誰負責在這裏修築工事呢？他想起了是巴郎夫

的機槍陣地在這裏。他正想去制止他們的時，忽然又想起了另一個主意而走向了按置着一挺子彈上
了膛的機槍前，向機槍手說：

「你的機槍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報告營長，機槍準備好了！」機槍手向巴武爾章報告時，還補充了一句：「一按就行」。

巴武爾章把機槍照着河裏的水一按。「嘩嘩嘩」一梭子機槍子彈便射出去了。

土堆後面正在談話的人們，猛然聽到機槍的吼叫，跳出了戰壕，巴武爾章這時馬上就喊：「警號！就槍！」當這句話剛說完後，戰士中不知那一個低低的回答了一聲「德國人」，其餘的戰士就慌了，並一直向離他們一二百步森林中亂跑。這時巴武爾章很生氣，便到了一個土堆上站着，一句不說的
看着他的戰士亂竄。

一分鐘後，跑着的機槍手布洛哈回過頭來一望，正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，接着自己也站
住了，隨後就喊大家。雖然沒聽清楚他喊了聲什麼，但是正在跑着的大個子卡里伍林站下了，第三個
是木林，回頭看了看，剛跑了幾步也站下了。……

不一會，機槍班的戰士們都轉回來了，其中只有他們的班長巴郎夫沒有回來。

巴郎夫是一個很熟練的機槍手，也是卡查赫人，巴武爾章很喜歡他就是蒙了眼睛也能迅速準確
拆卸機槍的技術，當時他只是想到「大概巴郎夫是不敢去見他，不知從什麼地方跑過去了。」

巴武爾章看着一個個轉回來的戰士心裏想：「對這羣蒙受了恥辱的戰士，勸說他們呢？還是罵他
們呢？或是把他們抑起來呢？」但是，巴武爾章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X

X

X

X

X

X

巴武爾章回到營部的第二天，獨自一個人仍然在房裏用兩手捧了臉，眼睛看着地板，在思考着昨
天所發生的事情，忽然，門外一聲報告把他從醒過來了。

機槍連的指導員沙諾夫到了營部門口，向裏面喊了一聲：

「營長同志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巴武爾章點頭示意允許了。沙諾夫進了屋子後，愁眉苦臉的，用卡查嚇的土話向巴武爾章稱呼了一句「阿克薩哥爾」（即「白鬍子」之意，就儼稱呼父親一樣）後就報告：

「昨天連裏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，班長巴郎夫自己把手打傷了！」

「巴郎夫？」巴武爾章聽了後也驚奇的反問了一句。

「是！」

「你怎樣辦他了？把他打死了嗎？」

「不是！我替他綁上了綳帶，就……」

「就怎樣！」

「就把他逮捕起來了！」

「他在那裏？把他帶進來！」

「巴郎夫慢慢的進了屋子，臉色灰白頹喪，左手用綳帶綁着吊在脖子上，他抬頭看見營長正在看他時，便把剛要抬起想行舉手禮的右手又顫抖的垂下去了。」

巴武爾章便命令道：「巴郎夫！你說吧！你說說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在營長的命令下，巴郎夫便回答了：「營長同志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！我不是故意的！當我向樹林裏跑時，絆着了腿，跌倒了，槍也就響了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巴武爾章嚴厲的喝道：「你貪生怕死，叛徒，祖國是要殺這種人的！」

巴武爾章說完後看了看錶，約三點鐘，便叫他營的參謀長拉希莫夫在四點鐘的時候，把全營的隊伍集合好，並叫他把機槍手布洛哈（昨天那些逃跑戰士中第一個回來的那個同志）叫來。

巴郎夫聽到營長命令集合隊伍時，就有點害怕的樣子向巴武爾章說：

「營長同志，你想怎樣處置我？」

「我在全營的隊伍面前槍斃你！」

巴郎夫聽說營長要槍斃他時，便轟然跪下伸出了兩手說：「營長同志，我說實話，這於我自己故意的，請寬恕我吧！」

巴郎夫雖然承認了他的自傷行為，並請求寬恕，但是巴武爾章始終沒有憐惜他。因為，自傷而死，臨陣脫逃，這是背叛祖國的犯罪行為，是絕對不能寬恕的。

巴郎夫槍手布洛哈到營部接受了常班長的命令時，巴武爾章便命令他與指導員一塊回去整理隊伍。然後，他又走到巴郎夫的跟前，把他的領章、紅五角星撕下來。

到了四點鐘時，全營在森林旁的一片草地上，整齊的站好了，巴郎夫也站在全營隊伍的對面，拉希莫夫看到旅長來了後便發出了全營立正的口令向營長作了報告，然後巴武爾章命令布洛哈把他的那一班人帶出來，一聲命令後，布洛哈、大個子卡里伍林在前面，木林和昨天值班看守地槍的布梁科夫在後面，嚴肅的。盡量走得整齊的向巴武爾章走去，布洛哈喊了一聲立正後，幾支步槍一齊從肩膀上放下來，隨後，又按照着命令站成一排，向後轉朝着了全營的隊伍。

這時巴武爾章便說道：

「指戰員同志們！站在你們面前的人們，昨天，聽到有人叫了一聲『德國人』就逃跑了，而我却下了戰鬥警號的口令『就槍』，過了一分鐘，他們醒悟過來後，就轉回來了……可是，有一個人沒有轉回來，這個人就是他們的班長……；他把自己的手打傷了，好從戰場上逃去，這是貪生怕死，背叛祖國的人。現在我要下命令把他槍斃。看！這就是他！」

巴武爾章轉過臉去，用指頭指着巴郎夫繼續說：「他現在世界上生活、享樂，於是他打定主意：

讓你們去死好了，而他却活着。真剝削別人的寄生蟲才這樣的活着呢！我們爲了祖國，爲了生存，我們一定要消滅掉這樣的寄生蟲。」

全營七百人，靜靜的聽着營長的講話，他們知道戰爭中雖不會每個人都留下生命，但此刻聽到營長的講話後，每個人心裏都受了很大的感動。

巴武爾章接着又說：「戰爭中爲了保衛祖國而犧牲是光榮的，是英雄；但臨陣脫逃，被自己人消滅了無聲無息的，像牲口一樣死去，甚至將來他自己的兒女，都不會承認他是自己的父親。……」

巴郎夫聽到營長的講話，大概也受了很大的感動，他低低的向巴武爾章請求：「請你寬恕我吧！請你把我派去打仗……。」

「不行」，巴武爾章說：「我們都要去打仗，就是你指揮的那一班人，布洛哈也好，卡里伍林也好，木林也好，他們都去作戰，因爲他們沒有失去作戰的榮譽；可是他們在去打仗以前，要先槍斃你這個背叛祖國、臨陣脫逃的怕死鬼！」

巴武爾章命令布洛哈的全班向後轉，然後叫布洛哈的全班向後轉，然後叫布洛哈把巴郎夫的軍大衣脫下來後命令：

「叛徒，向後轉！」

巴郎夫轉過臉去後，巴武爾章又向布洛哈班發出了「全班，臨陣怕死鬼」的命令。

正當全班人舉槍隨準的時候，巴武爾章看到了一支槍振動了，原來是木林扛着槍站着，嘴唇發白，全身發抖。巴武爾章便帶了責備的口氣問：「木林，你在發抖嗎？」這時木林把身子一扭站直了，緊緊的抓着槍，手拿穩了。巴武爾章又繼續重復着命令：「全班臨陣怕死鬼，開火！」

就這樣，怕死鬼巴郎夫就當着全營七百人的面前，被自己人消滅了。同時，這血的事實教育了大家：「叛徒是絕對不會寬恕的！誰若怕死，誰若叛變，那一定要受到死刑的懲罰！」